

学术腐败是历史的必然

学术腐败是历史的必然

今天想分析一下世界范围内的学术腐败。

我曾经和所有对学术界抱有幻想的人一样，希望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华，过上有智慧的生活。直到最后一个希望破灭之后，我开始分析其中的原因。其结果是非常有趣的，因为我得出的结论是：学术腐败是历史的必然，是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和技术进步的结果。

为什么这么说呢？

- 首先想想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靠什么过活？钱
- 一般人怎么得到钱？工作
- 谁是人最大的工作竞争对手？机器，电脑，互联网，机器人.....
- 自己的工作被机器取代了怎么办？寻找机器干不了的工作！
- 什么是机器仍然干不了，而且不久的将来也干不了的工作？搞研究！
- 搞研究是为了什么？制造更高效更智能的机器！

然后你就明白了，这是一个让人类越来越痛苦的怪圈。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大学，涌向研究生院，涌向教职岗位，也就是这个原因。他们试图依靠更高的文凭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，让自己摆脱由于技术进步带来的失业和无家可归的命运。本来貌似情有可原，然而久而久之，之前的这些“可怜人”爬上高位，致使更多的人卷入其中，就导致了世界性的学术腐败现象。记得吸血鬼的故事吗？每一个吸血鬼最开头都是受害者。我们同情那个受害者，然而他一旦变成了吸血鬼之后，就不再值得同情，因为他原来的灵魂已经不在。

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足够的好奇心，良好的态度和卓越的聪明才智来完成高精尖的研究的。有些人本来就只适合（或者只愿意）做一些简单劳动的，这些人本来应该受到尊重，他们应该过上安稳的生活。而我们的社会用机器代替了他们的工作岗位，却又不给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源，所以他们迫于生活压力，只好硬着头皮去“充电”。他们进了大学，甚至进了研究生院攻读 PhD。他们其实对研究根本不感兴趣，他们在那里完全是为了混口饭吃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硬碰硬的智力较量他们是敌不过真正爱好研究的人的，所以他们就开始耍一些把戏。

有“志”者事竟成。制度有漏洞，人性有弱点。那么多人需要高学位，这道防线岂有不破之理？所以呢，你就看到各种勾兑论文，新瓶装老酒，反正以把你搞糊涂混毕业为目标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研究课题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，有些人却花了几十年来写各种论文。你要说他们抄袭那又不是抄袭，又没有违法，貌似一切都正大光明，可就是一点用都没有。

最开头教职岗位还比较好找，所以这批人就跟着真正优秀的研究者一起，升到了终身教授的职位。可是他们的本性是不会改的，他们对研究不感兴趣，只是想混口饭吃，所以他们就给同类的，以混饭吃为目的的人大开绿灯。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，尽管知道是扯淡还是让很多人写点论文混毕业。而这些人也极力的吹捧他们，本来没啥意义的研究课题也要说成是有重大意义的。因为真正优秀的研究者的良心，学术界就展开了许多的政治斗争。然而真正的学者搞政治怎么可能是混混的对手，所以不是败下阵来就是看到别人败得很惨就明哲保身了。

早期的时候这一招是比较有效的，很多人找到了教职岗位。可是终身教授的铁饭碗岂是那么容易得到的？它们的数目显然是有限的，而“终身教授”意味着这些人直到寿终正寝都不可能 fire 掉。通过简单的“非抢占线程调度算法”，你会发现这种职位很快就会饱和，产生瓶颈。如果教授职位饱和了，而你博士毕业要找工作怎么办？等吧，等到有人死了你就有机会了。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拼了六七年的 PhD 之后还要去做 postdoc。有些人在好几个学校做好几年 postdoc 才有机会成为助理教授（Assistant Professor）。

不要高兴得太早。助理教授又是一遭漫长的旅途，一般为期七年左右。这个过程不但是用来考验你是否能胜任终身教授职位的“炼钢炉”，而且是学术界这台机器的上的一个“等待队列”。两三年的 postdoc，加上七年的助理教授，总该有终身教授归西，腾出位置来了吧？可惜的是由于一些肤浅的评价标准，而且里面的渣滓大大的多于优秀的钢材，这个炼钢炉淘掉的经常不是渣滓，而是优秀的钢材。上面讲到的那些混饭吃的人当然是继续耍各种把戏，钻制度的空子，拍正教授的马屁，压榨研究生，甚至压榨跟自己做毕业论文的本科生和硕士生。其唯一的目的是攒够足够的论文，拉拢足够的地位较高者，以支持自己成为终身教授。

当然，随着终身教授职位越来越饱和，这种现象就愈演愈烈。以至于你几乎每次试图跟助理教授合作搞研究都感觉到两个字：贱！Push！有时候你想人家也没有办法啊，都是出来混的。人家可不会承认这一点。总是要举着贞节牌坊，

打着一些“高尚”的目标作为幌子。只有跟他们合作的学生才知道里面的底细，但为了自己的饭碗，学生们当然不会告诉你这里面的潜规则。

助理教授以及很多正教授都爱玩一招类似计算机里的“广度优先搜索算法”的研究策略，只不过他们用来执行这些搜索的不是机器，而是人。所以我们暂且把这叫做“人肉广度优先搜索算法”。它的工作原理是这样：现在有 A, B, C 三个课题，都是比较扯淡的，但即便如此其中也最多只有一个发得了论文，但我不知道是哪一个。我就找三个 PhD 来分别进行这三个课题。其中两个人是很可能失败的，但我不告诉他们。我把那三个课题都说成是非常有前途的，伟大的课题，鼓舞着学生们努力向前冲。到时候只要有一个做出好东西，当然我的名字就在那 paper 上面，而且还是作为 PI (Principal Investigator)。另外那两个失败的家伙，就只能怪他们自己不努力，或者悟性不强喽。我尽量避免让他们互通信息或者合作，因为如果他们做同样的题目，就会失去“广度”和发 paper 的总体概率。我只关心总体的 paper 数，因为不管谁发了 paper 都算我一份，没有人会关心我手里 PhD 的毕业率。而且到时候几个人写差不多的题目，争锋斗角，更加麻烦。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助理教授对于 PhD 学生都是“求贤若渴”的样子，随时不忘为自己的“宏伟课题”打广告。遇到这种助理教授你需要特别小心，因为你很可能会被作为他的人肉搜索算法的其中一个“处理器”，最后发现自己搜索的是死路一条。

虽然如此，助理教授仍然是非常辛苦的工作，它往往意味着低廉的工资，昼夜的工作，没有周末可言，工作和生活不分。不但要争取研究经费，还要做研究，指导（操纵）自己的研究生，要教课，还要发论文。学生是最难控制的一种东西，当着他们的面要说空话谎话，他们质疑的时候还要努力“疏导”……容易吗我！还有些人结了婚，生了小孩，那就更麻烦了。学校根本不以你的教学质量作为评价标准，所以助理教授上课一般都比较水，管你学得怎么样呢，反正我完成了任务。可是助理教授在七年之后能够拿到正教授的机会会有多少呢？呵呵。恐怕比七年之痒之后没有离婚的机会还少吧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学术腐败在计算机科学等专业貌似更加厉害一些。一方面是由于计算机比较热门，机会相对较多，还有工业界作为退路。另一方面是因为物理等“硬科学”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，可以造成对地球人有意义的理论突破的机会已经很少了。科学都需要经过实验检验，而且论文把关比较严，所以物理等专业的 PhD 非常不容易混毕业，毕业了也不容易找到工作。计算机科学虽然名字里面有“科学”二字，其实根本不是科学，倒有点像艺术或者数学。不是科学没关系，艺术和数学还是很重要的，但它们的从业者比较容易扯淡也没人看得出来，只要随便给自己的理论起个像“后现代艺术”之类的名字就可以了。现在的计算机科学博士论文里的创新程度，基本相当于有些本科生的“毕业设计”，只不过写的让人更头痛一些。这就是为什么大量的不合格研究者混进了计算机等专业。如果你要混饭吃，我建议你去找计算机系。如果你想追求自己的兴趣，那就随你的便了。

这就是我对于整个世界学术界的发展趋势的分析了。简言之就是，技术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，导致了与资本主义资源分配机制的冲突，以至于大量不适合搞学术的人由于生活没有保障，进行滥竽充数，最终导致学术腐败现象在全世界蔓延。资本主义就像是一个内存分配和处理器调度没做好的操作系统，有些进程占用太多内存和 CPU，却没能有效利用，导致其他进程“饿死”。除非社会的资源分配机制得到改善，否则学术腐败不可能好转，只会恶化。

不要以为所谓的“世界一流大学”里的情况就会好一些，因为没有人可以逃脱社会发展的规律。世界一流大学我见识得多了，本质都一样。而且由于很多人想进去，头破血流的机会还多一些。从那里面出来的人往往都有一种神经症，什么事都跟别人比想看看谁厉害，谁“优秀”，娱乐活动都不例外。以至于你怀疑他们是否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。

中国人太多，而且虽然口头上说是“有中国特色的稀里糊涂主义”，其实实行的是比资本主义还要不合理的分配制度，社会的资源越来越集中到极少数人手里或者被浪费掉，导致极度的贫富分化。再加上自古以来的科举制度和“书中自有……”的误导，绝大多数人涌向大学，涌向研究生院。所以学术腐败虽然是世界范围的现象，但在中国就更加厉害一些。

关于这种“生产力”和“社会生产关系”的冲突，我们从小上政治课就背过了，不是吗？虽然政治课本大部分是扯淡的教条，但极少数几条不是中国人又不是俄国人发明的理论还真是管用的。死记硬背的东西人是永远不会理解的，只有切合实际才会发现，某些德国大胡子说的其实是真话，是科学道理。

这些都是我们个人没有力量改变的事情。那么这篇文章有什么用呢？

首先，有些知识是有指导意义的，知道了总比不知道的好。知道了学术界的游戏规则有利于我们玩转它，利用它，却避免它的弊端。比如，我早就知道了学术界的鬼把戏，所以我根本没有为成为它的一员做很多努力。从进入 IU 以后我就不在乎自己的考试成绩和论文发表，因为我知道除了学术界，几乎没有人关心这些。我知道有些领域整个都是扯淡的，所以得个高分不但对我一点用都没有，反而浪费了我的时间。所以除了自己喜欢的课程不拿 A+ 都没办法以外，其它的都是按照能拿到学分的最低标准进行。我利用学校的资源学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，却没有为一些扯淡的论文之类花很多时间。每次做教授的 RA 都会发现是在做扯淡空洞的话题，所以我后来选择了做 TA。干这种“体力活”避免了脑力的冲突，自己才有机会去研究自己感兴趣，有价值的东西。由于我知道助理教授们的生存现状，心理以及动机，我

就比不知道的人做出更好的决定。当同学们怀着崇尚的心情，跟着一些吹牛皮的助理教授做一些没有希望的研究的时候，我自己的研究早就超过了他们很多年。

另外，这篇文章对于广大学术界人士也有一定意义。承认了自己在扯淡总是比举着高尚道德的牌子更加以德服人一些。我鼓励广大正在挣扎中的 PhD 和助理教授们发扬自嘲精神，勇于承认自己的现实和弱点，承认自己其实是不得已为了混饭吃，大家都是混饭吃的。有同情心才会有动力，同学们如果知道了你是在混口饭吃，反而会更加理解你的处境，停止质疑你的做法，进而帮助你继续混下去。

最后，知道事实的人多了，世界自然而然就会改变。很多人进学术界的原因是为了混饭吃，而当社会更多的了解到学术界的这一真相之后，“名校博士”这种东西就会逐渐贬值，失去它原来的光环。人们就会以平常心来看待，最后学术界就不再能吸引那些混饭吃的人，而真正喜欢研究的人也就能自得其乐。人们也可以采取甘地的“非暴力不合作”精神，避免成为学术腐败的一部分，就像你知道某个街区经常有吸血鬼出没就不要去一样。这样吸血鬼们找不到食物，邪恶的势力就会逐渐萎缩。知道事实的人们还可以互相鼓舞，发扬正气。腐败的组织慢慢的就会失去人们的支持，走向穷途末路，或者改邪归正。